


 幕開已業
 的奇驚遇到未從海上
 會大花烟東廣
 七時起
 時
 價目
 頭等一元
 二等五角
 三等二角
 地址
 膠州路延
 平路
 交通
 十路公共

衛 亞林 防臭水
生 蠶殺蚊盤香
要 清心良丹
品 五花露水
五洲大藥房發行

福爾摩斯西菜社

准於八月
念號開幕
英法大菜
冷飲食品
啤酒汽水
招待週到
新張優待
食一送一
如蒙惠顧
不勝歡迎

霞飛路
呂班路
東首

彈劾縣長之重要性

最近監察院彈劾了好幾位縣長，其罪狀最嚴重的，爲皖阜陽縣于雲龍、廢弛煙禁、破壞司法、擅殺多命、縱容反動、及南平縣長葉鑑、枉法貪贓、私收木排捐、人或以爲監察院不能對大員實施彈劾，只好彈劾幾個縣長、敷衍門面、總算監察不是虛懸公器的閑設機關，這種說法，固然難事實不虛，但認彈劾縣長爲敷衍門面，却是大誤，我認監察院彈劾縣長之宏，遠過於彈劾大員，因爲縣長是親民之官、大員和人民不接近，換一句話說，便是縣長能直接虐民、大員害虐民，却是間接、而且仍須假手縣長，例如省政府或廳署要拘捕某縣長，總要命令縣長執行，而不能直接拘捕，現在監察院注意縣長，則風聲所播，貪污虐民的縣長，自然聞而喪膽、不至如前之毫無忌憚了，但得全國所播，貪污虐民的縣長，肅廉自失，貪污者不能混跡其間，中國的政治也就上了軌道了，現在的縣長可算什九是有代價而來的，其所以要有代價，即自然是大員貪墨了，例如前任蘇民廳長某氏，公然將全省各縣分爲三等，按等定價，縣長出了代價，等於做一場買賣，勢必取償於人民，於是人民便受著減低到價、一經監察院嚴重注意，縣長不能向人民搜刮，則雖在上者減低到價，也必無入顧問，於是大員們無所施其技，也就只得擇賢而委，至多委些中少數親友，而無絲毫賄賂，也可能實行監督職權，鐵面無私了，謹說監察院彈劾縣長，無足輕重呢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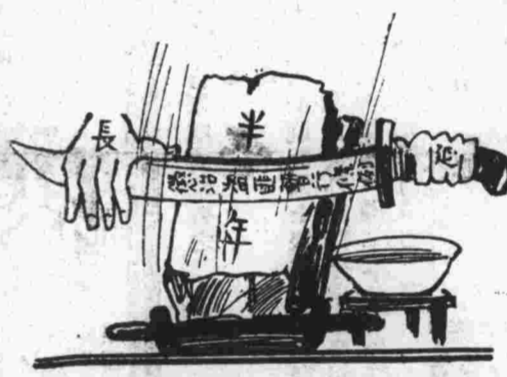
振災機關宜卽合併

某報爲官服義賑、性質雖異、目的則一、賑災工作、但有繁務、絕無權利、但求有利災民、絕不應存公私之畛域、若機關林立、各自爲政、各不相謀、則力分利薄、耗費巨鉅、而災民乃直接受絕大之損失、揆諸災民初衷、詎能謂是、誠慨乎言之也、夫此次水災、迫不容突、荷遲遲吾行也、翻閱各大報廣告、則中國濟生會也、上海華洋義賑會也、中國佛教會也、湖北水災急賑會也、江蘇水災義賑會也、急救濟災會也、誠有如某報所言、機關林立、各自爲政、各不相謀、因之力分利薄、耗費巨而災民尚未受幾何實惠、又實爲可痛之現象、夫此籌

令人扼腕之陳友仁

啗於汪洋巨浸中，記者前已言之，救本年之災，賑濟猶爲次要，第一重要乃爲出災民於險，保全生命，海上人士本抱輿爲懷之義，羣起募捐救濟，而解囊輸將者，亦較以往諸災爲踴躍，固爲一好現象，然而賑款雖已集得若干，而出發人員、

陳友仁在人民腦海中的印像，總算還不錯，中國歷任外交當局，還不曾有過像陳友仁的外交部長時那樣的一成績，漢口英租界之收回，不足爲國人吐氣，雖然有人以爲徵倖，是爲過調，但那一塊租界，總收回了，如果真是徵倖，何以王正廷博士收回鎮江英租界，又自鳴得意呢？須知鎮江英租界之收回，仍是陳友仁的力量，等於移交王博士，接辦收回的手續而已，鎮江租界無足重輕，尙爲勝利，漢口租界重要，當然更加倍的勝利，所以武漢政府不不理於人口，陳友仁獨博得國人稱



官與匪

固屬純盡義務、小辦事員則非支相當生活費不可、多一機關、即增多辦事人、多支出薪水、應捐者祇少數在千元以上、數十元及十元以下者爲多數、則如某人捐十元、豈非只供給一辦事人薪水尙不足、不能直接惠及災民耶、力分利薄、其弊如是、我意此衆多機關、應即謀合併、羣策羣力以救災民出險爲第一要務也、

冤枉了導淮委會

河南省黨團以本年水災最甚，由於
准委員會。此舉固不爲無見，但本
關被災區域廣至十六省，即十六
要算武漢、鄂省政府何主席以下
道，所以有自請懲處之議，中央尚
不查辦、河南省黨部獨注意導淮
員會，就一般的情形看來，導淮
員會不免要呼冤的罷，據說此次
災、還算魯韓的措置不錯，當魯
將成災時，韓氏嚴令主管機關、
所有軍隊、一律協同防護，不力
所決、因爲槍決二字太利害、而
氏又是說得到做得到的人，大家
由的寒心起來，一齊出力，所以
省還差強人意，現在各省主席、
都帶兵的、倘各省主席皆如魯韓
倒又好了、如湖北何主席、就沒
魯韓這般嚴厲，主管人員無不媽
虎，以致武漢三鎮、都成爲一

譚故院長的祭堂

有專制思想的，決不會切實地幹革命工作，這是可以斷定的，思想總於內，非由其人表示出來，不知其有專制意思，有專制思想，而偏偏授以革命工作，其人亦直受不辭，或自己去尋覓工作，儼然以革命為天職者，或是為環境所困，非動機於革命而革命，因為專制思想尚未完全消除，潛藏於內，那自然不會切實地幹革命工作了，而且一有機會，立刻可以反革命，過去已有許多榜樣，最大的如袁世凱，他在民國元年，何嘗不是革命呢？何嘗不接受臨時約法呢，後來機會一到，革命者便一變而為洪憲皇帝，照此看來，無形的思想為厲，確很重大呀，聞者研究，凡是患有專制思想的人，當機會未到，不肯表示出來的時期中，應用何種觀察方法，可以看出他專制思想，自首都唯「美命美矣」的鐵道部落成以後，纔發現了觀察法的一種，試想，人們何以有專制思想，老實說，並非其人有心做奴隸，乃是專制的享由與尊嚴，傳於那和政治而已，在專制時代，做皇帝有無限的權力，要怎樣就怎樣，那是不必說的，就是做皇帝的臣僕，所甘的衙門是威嚴的，試掌的權力也是無限的，只有官吏制裁老百姓，從沒有老百姓敢動官吏一根汗毛，七品知縣算是低級的官了，然而在百里內，高居民上，要怎樣就怎樣，無人反對，便差不多是其具體而微的專制小皇帝，何況做大官，鐵道部長的衙門要建成宮殿式，是何用意，還不能算有專制思想嗎？唯其有專制思想，腦筋裏便忘不了宮殿。



杏仁燒

送禮宴會

即杏仁白蘭地

無上妙品

頤和園

第六章 雙珠

綠珠黯然道：「蕊妹，我們雖情投意合，勝似親姊妹，但相處時期有限，我還沒有把我的環境告訴你呢，照我的意思即使不遇着妹妹，也是一輩子不顧回南，希望終身隨侍父母，待父母南回，再一起兒回去，何況又遇着你这个好妹妹，誰捨得分離，可是不如妹妹，要事事隨人，不得自主了，」

蕊妹訝道：「姊妹嫌你的環境不佳麼？」

綠珠道：「這不好，除非你一點不瞞，我全不知道，也就罷了，你既把我當手足看待，就不必瞞我，使我放不得心，綠珠還不肯說，我就再三再問，纔約略說了一通，」蕊妹嘆息道：「想不到世間做婆婆的，有這般心向呀，幸而姊夫還待你好，你也可安慰些了，綠珠道：「如不是清兒倚着人心，我也不會活到今天的了，」說着，竟忍不住泣然墮淚，頓時書房中便換了一種陰沉的空氣，

熊希齡夫人逝世

熊希齡夫人朱其慧女士突患重病，延醫診治無效，於昨日上午三時在平河逝世，夫人年五十五歲，平日體胖，七年以來，時覺兩手麻木，右致前三日，忽覺身體不適，因往協和醫院檢驗血壓，已增至一百九十度，該院醫生即囑以隨時留心保養，夫人自恃體健，一毫置之不問，(二十四)夜內十二時頃，因為其夫辦理行裝，擬擬南下，查水災，忽覺頭暈甚劇，即坐於樓上休息，定即上床，定即上床，定即上床，又遊歷各處，宣傳平民教育，任平

夫人籍隸江蘇寶山縣，清季其兄朱其益歷任湖南沅州府知府，風風靡同知，因隨宦在湘，是時熊希齡以談新政作官職，又坐戌戌戊戌之禍，交地方官嚴加管束，時朱益過為風風靡同知，見熊材識不凡，加器重，遂以妹妻之，夫人歸熊後，十年如一日，操持家務極勤，近十餘年來，因熊熱心慈善，遂亦矢志辦理社會救濟事業，創辦香山慈幼院，培育貧民孤兒，厥功甚偉，後又遊歷各處，宣傳平民教育，任平



美物廉價 品佳食素

菜醬  州揚

上海新橋北首
濟華堂大藥房經理
各埠貨號均有代售

東吳交誼會花絮

蘇州東吳大學，近來女生騷壇，有女生交誼會之舉，查女生交誼，在東吳大學，實屬創舉，茲將所開花架、走筆記之，想亦爲同儕之所聞也。是晚到會人數甚多，較之普通之交誼會，實不可同日而語，是晚舞台設備，均稱整齊，對於節目，報告尤屬別開生面，當開節目，即有小姑娘出，各手持一紙，紙上之字，即節目之報告也，來回數次，始退入幕，茲會中節目，略記於下：

（舞獅）、舞獅計有二次，第一次爲大一女生所表演，步伐整齊，舞姿活潑，其大足多者，爲最後的一段結尾，爲一場嬉趣劇，此劇表後，有少數同學加以傷風敗俗之評，記者按此劇滑稽可笑，事誠俗之，敗俗傷風，實屬過當，一齣幽默材料殊簡單，表現亦平常，（音樂）音樂節目是夜頗多，記者以挑選爲最佳，其他如琴弦合奏、紅鬃烈馬，亦見精采，此外尚有「最富趣味之節目，名爲「猜」其中幾段表現，皆爲青年男女

武俠小說

紅粉

嚴縣長慰留吳區長
(公大)

文廟改建動物園

西門內文廟改建公園并開動物園、已分批興工、由朱森記營造廠承包、改修以來、將各部各殿及魁星閣次第修葺完竣、現在祇有一部份地面鋪築、其工程亦逾其半、不日當可

完全告竣、呈請工務教育各面驗收、一面由教育局向各界徵求園內陳列之動物及礦石等物、並定獎勵徵求辦法、以便開放時任人觀覽云、

(黃南著)

红粉侍

第二十一回 雙俠女稱雄同舟共濟 三凶僧縱火兩敗俱傷

把舵細細一看，見那舵已側倒在一面，不能扶正，即向船夥道：「你把這舵，扶正之後，不替便能差哩。」船夥道：「姑娘，誰有這大的氣力，把舵扶住呢？」紅菱女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不妨事的，替我來扶正就是了。」即伸手一扯，立即扶正，船夥一面搖橈，一面呼告道：「二位姑娘，敢是天仙化身，遇着有這麼大的本領，二人也不答言，只微微一笑，這天在船上，二人輪着執舵，行了一天，恰巧是遇着順風，竟已到楓橋，隨即開了船夥，寒山寺的所在，即開着船，上了岸，向寒山寺走去。這時候天色已晚，二人到了寺門，便走將進去，有一個小沙彌，上前打個問訊，問二人來意，說見道：「咱們二人，乃是從四川峨嵋來，找你們當家師伯，小沙彌聽了，忙進去報知，不一會，即有一個年約半百的禪師，接迎出來，二人知道是道明，忙上前見過，道明引了二人，同進方丈，却見方丈之內，坐着三個和尚，都有三十餘年紀，一列的鵝黃僧衣，道明便向二人介紹道：「這三位大師，方從浙江仙霞嶺來，乃是法聰法師，法理三位大師，也都是有德行的高僧哩。」二人忙上前見過，三個和尚，又問了二人姓名，

地址：首西院戲大黎巴路飛電
 一七二四三話電

失會打攝本客爲不光技中照名上影照們煊氣際
 離九照報起優滿顧師西相素現以皆麗爽此
 交折者前見待意凡攝專貢有留欲仕蒸天
 勿機可持願無社照聘海華國京

拍的好機會